



紅藍出版社出版



3330

相 思 債

王 藍 著

紅 藍 出 版 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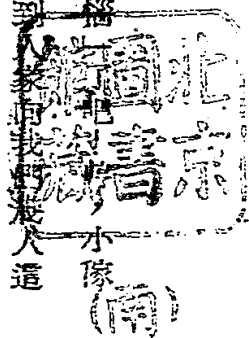
奇特與祕不可思議的一個戀

「孩子，看你們一個一個的那憂鬱樣兒，有了『少年維特的煩惱』伙們，瞧你們那一張一張患着相思症的臉吧……」幾乎，每天聽到人這
麼講。

是的，我們是有着戀之煩惱的，我們也是在患着相思症，且是異常強烈的相思症呢。
我們相同地，有一個埋藏在心深處四年長久的戀。那是一個祕密的戀。沒有人知道我們的戀。我們不能說出這個戀，說出來會送掉我們的命。想信嗎？這是真的，我們爲了顧全性命，便不能說出來。只有夜深人靜時，我們自己幾個人輕輕地說個不停，說得興奮起來，我們抱在一堆像吻戀人似地互相狂吻，說得悲哀起來，我們面面相對默默地聲不響地流淚……

那是多麼奇特，奧秘，不可思議的一個戀哪！

多少人在猜想着：我們是在戀着那個活潑跳脫的小姑娘，或者我們是在戀着那個甜



密熱情的少女，或者我們是在戀着那個柔美的，乳白的，風騷的，迷人的……

不，不，都不。

被我們同時戀了四年長久的，是那遙遠的一片天地——那從未見過一面，僅僅在夢中出現的南國。知道了吧，我們有的是一個誘惑得我們快發瘋的南國戀。

自從，那不遠千里由東洋三島而來的一羣海盜，帶來了血腥風雨給北方，我們，生在北方，長在北方，酷愛北方的孩子們，也開始憎厭北方，而對那遙遠的南國，那有着純熱的陽光，芳香的微風的南國，那有着秀麗的山水，明媚的城市的南國，那有着自由的歌聲，激昂的歡呼的南國，那有着可祝福的為祖國戰鬥的兒女，有着可讚美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飄飛舞的南國，我們有了不可遏止的熱戀，有了不可遏止的相思。

南國也正在懷念着我個這些在北方披着奴隸枷鎖的孩子呀，南國也正在渴望着我們這些年青力壯的小傢伙們撲回她的懷抱呀！然而，一道火線，一片戰場，一道火線，一片戰場，把我們隔開得不通信息。四年了，我們仍在北方發着殘果，對南國的相思日日加重着，那層層疊疊的相思雲霧，在心上，我們渴望快快出償還這債的日子。

上天不負苦心人，機會終於來了。在一個深夜裏，我們跳上了平漢火車，在敵兵那獵犬的眼光掃射下，我們像偷了東西的小強盜，一動不敢動地，偷偷地蹲在一堆。我們不能講出，自己是去尋「戀人」的，那會送掉我們的命！

在豫北一個小車站下了火車，三日步行，經過了偽軍的防地，經過了紅槍會、小刀會、與土匪出沒的險惡地帶，在大雪紛紛的傍晚，我們來到了太行山麓——林縣。

四年來，第一次看到了穿着灰色軍裝，拿着刺刀步鎗的祖國軍隊，我們有多快活呵，我們快活得自己也穿上灰色軍裝，也拿起刺刀步鎗，我們神氣十足地做着少壯軍人，開始在豫北一帶過着激烈戰鬥的血腥歲月。可是，我們沒有忘記自己的南國戀，

一年的衝殺生活，一溜煙過去了。五年了，壓在心上的相思債該更重起來。每當看到有部隊開拔到黃河南岸去，心中便有些嫉妒地羨慕。並且，和我們一道由北方跑來的小伙伴，竟有五個都在水冶鎮一役中陣亡了。他們永遠不能到黃河南岸去償還他們的相思債……

上天不負苦心人，機會又終於來了。我們突然接到了調我們過河的命令。

那命令呀，簡直是宣佈了我們都被加冕爲快樂國子。我們不敢想一下明天就要開始長行軍到黃河南岸去的狂歡，我們的心都快樂地打抖哇，抖得那麼可怕哇。

我們的臉上，彷彿已消失了患思慮症的憂鬱。明天，是呀，明天破曉前，我們就開始長行軍了。

光怪陸離的故事有了序幕

「孩子們，我看看你們來，又看看你們走……可是，國家需要你們，你們應當回到後方，那正像往祖國的心臟注流着大量新鮮的血一樣。」我們的長官向我們做了最後的訓話。

「敬禮！」一齊地向長官行了告別禮。

整齊的步伐邁開了。我們行在了原野上。

一點動靜都沒有。大地仍在無邊際的黑暗裏沉睡著。天上沒有星，彎細的月牙在闇淡地閃爍。

過黃河了，過黃河了，到黃河南岸去償還相思債啊……」我們不住地叫出來。可

是，我們忘記了這兒離黃河還那麼遠，那麼遠得叫人害怕。

漸漸地，對面的山隱約地露出了紫褐色，漸漸地，山頭上合圍鎮的小廟在曙光中出現了，漸漸地，那小廟牆壁上「殺敵」兩個大紅字也清楚地映在眼前。

上了坡，轉進鎮街裏。商家都尚未開門，有一二隻黃狗寂寞地搖着尾巴。經過了每次跑來吃肉的飯舖，經過了每次跑來取信的小郵局，經過了每個紀念自己曾站在上面講演的高台子，到在出鎮去的圓門洞那，等這次和我們一塊走的四×軍野戰補充營的部隊。放下背包，又跑回鎮裏，作最後的巡禮。飯舖開門了，我們買些乾糧，食鹽凸起來，增加了背負的重量。

挑着給養，箱子，行李，來了許多伙子，後面便是隊伍。到這，他們也都坐下休息。我們互相談着，他們的營長很健談，是一個高大的山東人。

五分鐘後，我們的隊伍和四×軍的弟兄接在一縱列上，開始沿着山路，一直往西走着了。

天已大亮，展開在眼前的，是一張清沓的山景圖畫。在路旁新綠的柳絲上，在茅屋

前望望的杏花上，陽光約約地泛着笑靨；而我們心裏也那麼爽朗地閃爍着陽光哪！於是，我們的步子又興奮地增加了速度。走得越快，便失掉了流覽四周景色的能力，因為腳下的石頭和土塊會頑皮地拌倒人的。漸漸地，腳掌有些疼痛，背包重重壓着脊樑，汗由額間開始滲出來……離開合洞已四十里路了。

太陽升到中天時，我們到大河口。

村中只有一個小飯館，東西不夠大夥吃，只好吃自己帶來的乾糧。開水更難找到。我走到一個小崗上的老百姓家，裏面一個老頭和一個老婆很客氣，他們答應給我們煮兩碗水。

『老鄉，你們這話哪省管呀？』我聽他們的口音像變了點新穎味。

『我們這歸山西管哪！』

呵，心裏悄然喜悅起來，因為自己這是第一次地經過河南而踏入山西界哪！

這兒是二十×軍的防地，他們在一座大石橋上站着崗哨。掛着手榴彈在胸脯，背着步槍在肩上的戰士，使那橋顯出不平凡的偉姿。水在橋下暢流着，發出有力的聲音。

看這山西標莊，聽着老頭和老婆說着山西話，覺着真有味。

可是後半日的苦寒，使我河成竟出了苦澀。暮色時分到在盤底，「阿站」已給我們找好了兩間黑屋子。在豆大的油燈光下，我們洗着腳，發現自己的腳，已漲起了硬硬的小泡！

感覺自己的背包有卸下一部分重量的必要，便和宋強商議了半天怎麼辦。結果，是把東西分做三份：第一份是較重要的東西，用被單打成一個背包，由他來背；第二份是些衣服和一箱薄棉被，由我來背；第三份是一條厚棉被，捆在皮箱上叫伙子挑。

「這，你可以放心，這背包將跟着我一齊過黃河，而完整地交還你，不是還要關封鎖線嗎？那沒關係，只要敵人的子彈不射中我的太陽穴。……」宋強握着我的手說。

我們是老搭伴了，五年來，一同患着相思症，一直地沒有分開。

吃完粥，火夥出來看晚景。往西看，山崗高處有一道黑縫，像一個十五度頂角的三角形。

「我們明天便要穿過那小黑縫的，那是一個大山洞呢。」銀河指着那個三角縫向我

們說。

「這路都是很有趣的，可是一路也是很痛苦的。明天爬到山崗上的洞口，就是很費勁的。」銀河會隨九十×軍在這條路線上往返過一次的。他比我們年紀都還更小些，可是他有着壯實的身子和行軍經驗，在九十×軍時他是隨軍話劇團的小演員。他的面部表情很好，最後他做個鬼臉：

「別的都不怕，要命的是雷封鎖線。晉博公路，簡直是過鬼門關。上次來時，摸到了公路邊沿，敵人發覺了，一場混打，把我的新軍鞋，新皮鞋，都給打丟了。一

過公路口成了每個人心中的一个可怕的大驚嘆號

天變得冷起來，回到黑屋子裏去睡。我想脫去衣服，稍微舒適地恢復下疲乏，第二天好趕路。

「那可不行。脫了衣服，明早人家都隊一集合拉走，那麼迅速，咱們跟不上可就糟了。湊合點，穿着睡最好。」王衛鄭重其事也告訴我。他最細心謹慎，像一個大孩子，我們是一塊由北方大都市中跑出來的。

『回去吧，明早我來叫你。』他一跛一跛地走到外屋地窖上去睡了。看到他的背影，使我想起來，從前在菜場上也是朝那邊走，是腕間的邊手呀，行軍真是夠有趣也夠痛苦哪。

躺在炕上，睜着眼睛，看著那條河。沒一分鐘也睡不着了。

『我聽著，聽著，外面吹風了。』王德在外面叫。只覺得睡得更多了，頂多有兩個鐘頭，便天亮了嗎？我睡醒，一看手上的錶：正指着一點一刻。

『媽的，人也停了！』一面爬起來，醒了宋強和銀河。外面屋中的人也都吵吵地起來了。

開開房門，呀！天還漆黑著哩！沒有午兵集合，更沒有哨聲。

『衛，哪兒有哨聲？天還不亮！』我們的白隊長問他。

我仔細一瞧錶，原來錶不會停，它正指着一點十九分。

『報告白隊長，我的錶總一點十九分。』

隊長又跑到西邊房子裏一個有錶的孩子那去問，回來也是說還不到一點半鐘。

『真對不起，諸位同志，再過幾分鐘吧，我只怕晚了，所以聽錯了哨音，見鬼！該

死！」說着，王衛自己也打起哈欠，又倒在地坑上。

我們都很驚喜，這有一個時間可以睡，可又怕再睡過了時間真會聽不到集合哨音。

一羣孩子白白地開了一場。睡也睡不甯靜。

於是，我們這艱難的長行軍中，新奇的，光怪陸離的故事，有了序幕。

我們顫抖地入夢了

天漸明，哨聲真的響了。

急速地打背包，裝行李。我把原棉被捆在皮箱上，放在行李堆中。一看，行李比昨天多出好幾件來！原來大夥都有了自己背不動的包袱，除了唯一的搬運機。宋強趕緊去背伏子，並且還需要再找一個搬運。

宋強回來，進門便：

「糟糕，伏子不見了。昨天我和他說好的，今天仍送我們一程，並且昨天的錢也沒

給他們，他們就早早跑了。」

立刻，落落在每一個有行李的頭上。

怎麼辦？自己帶不了，又沒有伙子！為什麼昨夜不派個人和他們一塊睡！誰又知道他們會跑呢？……行李丟掉吧？剛出來九十里就沒出息地丟行李嗎？……

部隊也沒有找到新伙子，拉着昨天來的開走了。沒有行李的跟着部隊走了；剩下我們七八個倒運的孩子走不開。

我趕快跑到前面找回來銀河和另外一個強壯的孩子——黎文，幫我忙，又請宋強先去前面村子中找伙子。我和銀河，黎文，三個人輪流地用我的手杖抬着皮箱，笨重地往前挪。白隊長他們便也只好找伙子用我們這唯一的運輸法。

部隊已登上山崗，一個人一個人地消失在那三角縫裏。我們仍喘着氣，一步一步地抬着箱子在下面走。我感激他們的幫助，友愛原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愛呀。

上坡！五里坡！從山脚到上面的洞口是五里路。手腕在酸疼，未休息夠的腿在歪扭地往上邁，腰是彎的，汗珠一顆一顆地落在盤向上方的山道上……中間，我們休息了三

次，纔把那箱子和人一齊搬到了洞口。望下又看到落在後面的孩子，仍在那麼困難地，哼哧地往上抬行李。使我想起非洲的黑人，在毒烈的太陽下揹着重物走，一邊受着白人的鞭子抽打的情景……強國的國民多自由呀！我們要打出鬼子去，打出這野蠻的強盜去！我們要做强國的國民！

忿恨地，我們在洞口咆哮了。

黑黢黢的，穿出了那個山洞。立刻，豁然開朗，山景倍增可愛姿色。雪白的大小瀑布，由高處傾瀉下來，在青青的山石上濺出濺濺的水花。山洞裏也滿是梯田一樣的激流，像無數道水闊似地翻滾着。涼涼瑟瑟，叫人起一層愉快的清涼感覺。山路漸漸低斜下去，又到了山麓。山谷間小溪在繽紛的石塊叢中，迂迴曲折地暢流着。

又走出來足有二十里路了。坡上的炊煙飛起，將有個村子了。可是我們剛到了山麓，又要再鼓勁氣力準備翻坡。宋強英影子出現了，他跑下來，幫着我們三個累得迷迷登登的人抬上去箱子。

進了村，首先需要的是喂肚子。於是我們幾個人喝了二十多碗高粱米粒湯，吃了二

十多個高粱面豆餛飩。

有了伙子，像心上丟了一萬斤的重壓，輕快地繼續前進了。

漸漸地，山成了秃山，沒有了樹，沒有了水。村子也越來越小了，五六間房子也是個村落，沒有了飯鋪，沒有了水鋪，甚至聽說來了隊伍，不知道是否鬼子兵，而沒有了老百姓。

每到一個村子，便要困難地找伙子，換伙子。在走到離書彰還有十里路的一個小村子時，我們找到兩個好挑伙。可是我們的隊附由後面趕來：

「藍、隊長落後太遠了，想法給找個伙子等著他。」

結果，他命令我和宋強先走，留下銀河和一個伙子等隊長來，因為銀河沒有行李。銀河孤獨地留在山頂頭，我走出老遠遠不住地回頭望望他，一個寂寞的孩子背影，使我感到了山中行路的惆悵。

雨，漸漸淅淅地滴下來了。到了書彰，早已過午。進到鎮裏去吃飯，却意外地碰見我們的隊長。

「噢，白隊長怎麼先到啦？」

「我從山下沿着小路走的，比你們走山上近呢。」

可是，銀河還在那兒傻等哪。他該是多焦急呢？雖然他走過一次這路線，可是這複雜的分叉小路不會使他迷了道吧？既是他來到這，我們也早就開走了，今天還沒有一定的宿營地啊！又不能回去找他，還得跟着挑箱子的伙子哩！……一邊吃着飯，一邊和隊長發着愁。呵，連愁也不見許發啦——集合哨響啦！

我決定叫送我的伙子回去找銀河，告訴他趕快往陵川奔，因為雖然今天沒有定單在何處宿營，陵川則早晚要到的。這下，我的箱子又成了問題。多虧宋強和隊附答應給我看着，他們預備找一輛牛車拖所有的行李。

慌忙地，我趕上了部隊。

這一下午的路程滿是平地了，可是，是那麼寥落的荒原啊：走出二三十里路沒有一個村影，間或有一兩株古老的樹，或一兩所坍塌的小樓房（山西是風行造樓的）。天變渾黑了，雨仍不停地下着。腳下的泥濘已厚厚地粘在鞋底，又無形中增加了身上的重

量。雨後沿着峭壁下落，而臉上汗珠和雨珠已冷熱交加地大量流着了。

「喂，這離陵川多遠呀，老兄？」他見對面來了一個老百姓。

「陵川呀，二十里路。

二十里不算遠了，天氣前晚許能趕到的。無奈不由地加快起來，有後尾的使得跟着跑。走了半個鐘頭，遇見一個趕牛車的老百姓，又忍不住地再問問他路了，

「陵川呀，還還有二十五里。」他回答了。

呵！我們走了半小時反倒後退了呵？倒底也不知有多遠，只有一路不等地跟着部隊走。

沉重的天氣壓下來，有晚六點了，我們到在一個大村子——楊家。這兒離陵川城還有一十里路，我們在這宿營了。

一個高坡上，一間比昨天住的黑屋子還小的破棚。大夥都發愁沒辦法睡的開，我更擔心銀河的行蹤。宋強和徐階帶着行李來了，累得他們立刻倒在炕上，沒說一句話。王衡和葉光向我遞着一張苦笑的臉。而和一個孩子的嘴都在歪咧着。

「腫了哇！」

真的，無論如何，我是要洗洗腳的。燙的水會使血液流下來，稍微舒適一點呀。可是『兒去找盆？又哪兒去找熱水呢？』

最後，到坡下一家馄饨舖裏，吃了兩碗馄饨，然後，死皮拉臉地向那掌櫃的說。

「掌櫃，請你給我一個面盆放些熱水好嗎？」

「洗臉嗎？」

「……」想，想洗洗腳。」

「呀，那可沒有。」

「謝謝你，到隣居家裏借一個吧。」

「哦——」他搖著頭，當然是不想去，外面還下着雨。

「反正，你叫我洗不了腳，我是不走的，我也走不動啦。給你點錢也行，你不覺得幫助一個人是做善事嗎？」索興，我像幼年時代似地撒起賴來。

最後，還是內掌櫃——一個老太婆，看着我在她炕上的那種狼狽樣子起了憐心，

叫喚的小孩到外面找來了一個破瓦盆。一面囑咐我：

『可別再告訴別人也到這裏洗，我們開的不是洗腳鋪。』

我嘻嘻地笑着，在熱水中燙了自己腫起來的腳。

回到坡上，銀河的面龐突然出現了。我歡呼地握住了他的雙手。他說他慶幸遇見了碰到過我們的老百姓，而知道了我們來的方向，到了楊寨打聽出住下隊伍，便找了這間小樓。喜悅的淚，潤潤了這個相愛的孩子的眼睛。

隊長派人來叫去吃飯了。

我們是在坡下一家豆腐房裏做的飯。還得下坡去吃呀！天已完全黑下來。吃了饅飽而沒有飽的肚子是願意去吃的，走了一天路沒有歇息一下的腿可真不願意去動一步。漆黑的天，翻下坡去更不是好玩的。銀河餓的受不住，非拉我去不可，結果宋強甘願犧牲晚飯睡起來，我和銀河去吃飯。

一出門，便被黑暗整個吞沒了。甚麼都看不見。我們的手緊拉着。末後發現了下面捉捉瑟瑟的彷彿是電燈用的燈籠。一面喊着：『白隊長，白隊長在哪兒？』一面聽不到

閃爍地，更朝着那唯一的電燈光亮往下溜。

問了個鋪鋪，豆腐房還在東邊，便又隨手去。看見一間有燈亮的屋子，裏面有許多黑團團在動。

「白隊長！」

「來吧，在裏面。」

真不容易，吃了一碗粥，大夥圍着一個熬豆腐的大鍋，鍋裏滾動着黃小米粥，這是我們自己燒的飯，一時沒有了家的男孩子們哪。一幫被戀之火燃燒得發癩的男孩子們哪。

一面吃着，一面聽着外面的黑暗。說到黑暗，想到可怕的黑夜闖敵人的封鎖綫——過公路。

「我們出發那天，不是正有個月牙嗎？差不多等到過公路時整是沒有一點月亮了。有月光軍隊是不能過公路的。那路是極端的黑，必須時時刻刻注視着走自己前面那個人的腳，他的腳往上一抬，你便也往上一抬，他的腳一落，你便也往下一落。走四凸

不平的夜路真是受罪，尤其不能和前面失掉聯絡，只要落下四步遠，你便再也找不見啦，只有等到天亮時做政人的俘虜……」銀河向大夥說着沿過公路的經驗。

「也許明天會更服了苦地吧，便可以世晉統一直雨下，不用經過一點險阻，開什麼玩笑！」

吃完粥，大夥手拉着手預備換回去。雨下得更大了。好幾次一塊陷在雨水裏的溝地中。上坡時，前面後面的人不斷跳着交，正應幸自己沒有跌交時，突然右腿碰到一堆軟綿綿的東西中，立刻想起那是下來洗腳時會特別注意到的糞堆……可恨的鬼夜雨。

到了屋裏，舖好一居草蓆床，窗外風聲，雨聲，和屋內的嘆息聲，足罵聲，呻吟聲混奏成一種淒涼的催眠交曲，使我們顫抖地入夢了。

我們丟失了隊長

找伙子是最叫人頭疼的工作呀，可是自己的行李如何會捨得丟掉？由家鄉已帶出來

一千多里路，多不容易呢。看看自己的箱子，像起無限的家鄉的綉麗時光……

和父親從大餐館裏走出來，嘴邊散溢着芬香的牛乳味，走在熱鬧的維多利亞路上，便在那間百貨公司買下這隻皮箱的；皮箱的一角放着駝黃色的毛衣，是有着長睫毛大眼晴的小容姐縫給我的，在火爐邊織毛衣的小容常是笑得那麼柔美呢；臨行前夕給我把東西一件一件安置在皮箱裏，一方絮絮地囑咐我的母親，是那麼不願意她的幼子飛出她的懷抱間；而在那深夜，在車站月台上那些送別我登車的孩子們，提着我的皮箱在偷拭眼淚呀……

正在想得神，隊長下來命令：

「亞，今天你和隊附壓伏子吧。趕快去村公所催伏子。」

於是，一所小破樓空空洞洞地，剩下我和隊附，剩下一堆沉重的行李。

村公所裏正磨磨着，四×軍的副官和四個弟兄在向保長要伏子。

「喂，我們也得要四個。」我的話使保長又增加了爲難。

他領着我四×軍的弟兄各家去找，可是一個沒有找來。老百姓家不鎖了門，便

是有聲呻吟怪叫的病人。然而天知道，那該不是裝的病吧？「軍民合作」在這兒嘆的不起勁。

部隊早日出發有二十里路，我們還在焦急地不能動一步。

「沒辦法，只有他媽的開始抓！」副官真急得不能再等了。

於是，派人四下抓，我和他在村公所門口一站——反正誰也別從這兒走，一露面你就別想再跑掉，先送我們一程再說。

半路站後，村公所裏堆滿了二十三個小夥子，抓的成績很不錯。向保長道了謝，我和隊醫帶着四個伙子去趕路。出了村子，和營部的挑子聚在一起，沿着一夜雨浸的溝地，向陵川城進行。

意外地，折過一個土崗，部隊在那裏休息。怎麼纔走出這兒近呢？隊長跑來：

「剛才營長下來命令，等候來齊了一塊走，因為陵川剛剛克服了三天，四周敵情不明。」

好危險！別再和部隊分家，萬一碰上敵人沒有部隊其不是找死嗎？便安慰着伙子好

叫他別落伍：

「我知道你們老百姓是夠辛苦的，可是軍隊更辛苦哇！六天內要趕完快一千里路，再抬着行李，如何能保持戰鬥力呢？說不定什麼時候碰上鬼子就一場血戰！現在每一個人都不能享福，非把日本鬼子打跑了纔會有太平日子，是不是，老哥哥……」

佚子笑了，他們也懂得這是個全國總動員的大時代。我和隊長隊附，每人壓着一挑行李，很快地跟着部隊進了陵川城。

陵川，有過數不清次殺白刃爭奪戰的榮譽城池，晉東南的名戰場！

城，建築得古樸美觀，炮火侵蝕的痕迹在高大的牆壁上成了光榮標記。城裏居民龐多，街道上商店林立，都掛着國旗。小孩子在巷口跳躍地放鞭炮，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掛着慶祝克服陵川的愉快。

可是爲了趕路，便沒有在這裏休息。對這偉大戰爭中的要城名地，遺憾地沒有詳細地巡禮，只匆匆地在腦中印下一剎那的清晝輪廓。

出城不遠，又到了野外荒郊。

走着，走着，伙子老哥又不由地落了後。真倒霉，前面已經在小休息了，我們還急喘地走，等趕到休息地方，人家也夠了休息時間，少不得還要急喘喘地走。壓着挑子永遠別想休息半分鐘。路上要費多少吐沫哄他們，要給多少餅和饅叫他們吃，當他們放下挑子去大便時，還得目不轉睛地盯着他，萬一他轉身一跑，在這漫無人烟的地方，萬難再找出一個人。

隊長那個伙子更糟透了，一步一跛腿，兩步一呻吟，張着嘴可可巴巴地：

「老總，換個人吧，換——換——換個人——人——人吧！」老天爺！上哪兒去找人？隊長憐憫地只好由挑子上解下一個包袱自己背。

走一步說一句『老鄉快走，老鄉快走，』我和我的伙子趕到了一個小村子。可是部隊的影子已快隱隱得看不清了。實在需要緩和一下呼吸，並且隊長和隊附落在後面還沒有到。

呆了好半天，隊長和隊附仍沒有影兒來，部隊已翻上南邊那山嶺成了無數的活動的小黑點。我只好爬起來走。

上山呵，開始登上了太行山的主脈，開始走入了一重一重綿密的層巒疊嶂包圍中。

天上的雲散開了，太陽便晴朗地射耀起來。可是這裏再找不到幽涼的山洞，找不到滔滔的瀑布，找不到婉美的小溪，找不到一簇樹，找不到一朵花，找不到村落，找不到人家……只有「渾黃的陽光，落在荒漠的死寂的遠山，是更塗上一層深深的憂鬱。

對面來了一些兵，他們緩慢地兩個人抬着一個蓆捲走着。走近時，猛然發現蓆捲裏是死屍！立刻想起：這正是剛和敵人作完戰的二十×軍的弟兄啊！我瞪大了眼，望着那蓆捲一端露出來的枯乾了的腳，又望着那抬着蓆捲的那麼哀悼而痛恨的臉，使我有了一悸疼的眼睛，悸疼的心。

保衛太行山的烈士們：你們的死換來了我們的生！我多愿意聽一下陵川爭奪戰的壯烈故事！可是爲了趕路，沒有時間和機靈保衛太行的勇士們談一次話，看，那望不到邊的一層一層山，正像起伏的海洋一樣無邊際地，在等我們開始渡過呀。

中午時分，總算走到了一個山村。一些四×軍的弟兄和我們的小弟兄在蔭涼處坐着休息。

『來了啊，啞！』宋強、銀河、梁光、王德、大夥向我打着招呼。

『唉，快活不成了，我們在這大休息嗎？』

他們一搖頭：

『還在上面，在槐樹嶺哪；可是實在走不動啦。』

啊！天！我又生平第一次看到這麼聳高得吃人的槐樹嶺！

嶺尖上有一簇槐樹，樹叢中的村子纔是我們休息的地方。已再沒有氣力往上挪一寸了，望到上面的人影，簡直是些馬嘍呀，可是他們已經高高在上，使我心中那憂羨嫉也悲哀：『真的就上不去這個槐樹嶺嗎？年青的少壯的，英勇的，叱咤風雲的男兒，就這樣地可恥地畏怕退縮嗎？』我大聲地叫了。然後，咬緊牙關，全身力量依在手中的棍棒上，掙扎地破着條命地往上提去……前俯後仰，幾次要翻滑下來，汗酸酸流下，眼淚也不肯禁止地滾出來了。

看看已上來不少，坡下疏散地縱橫地倒臥着穿灰色軍服的人，晌午煩噪的陽光已使他們不睡。可只望上一瞧，仍『那懸壁高的唬人』簡直在上摩天嶺啊！

我倒下來時，總發現自己的身子已在槐樹嶺上面了。感謝天！

沒有水喝，拿出在食袋中的燒餅放在嘴裏，越吃喉嚨越乾癢地疼。疲乏得服了一切。忘了飢渴。像瞎頭虫似地打起圈睡。也不用怕伏子逃跑了，他早就在地下胡胡地入了夢鄉。

一點鐘，人們陸續地到在嶺上，陸續地又前進了。我想請一位伙伴陪我壓伏子，可是看到他們那些面黃肌瘦了的脸，堅不由地失掉強固的信用。難死人哪！天！

「乾脆，狠下心，把皮箱丟掉吧，再不記起安妥的過去，再不念起遙遠的家鄉！」心中那麼地想了，「決定丟掉，決定丟掉，決定不再受跟着行李老趕不上部隊的罪。」

剛要開口打發伏子回去，又大吃一驚！——原來這個伏子說的並不是我的皮箱！竟又想起自己的皮箱在隊附那個伏子的提手上。最後的一個計劃也幻滅了哇，如何能把別人的箱子丟掉呢？只好和我這個伏子開談判。

到多河和我好好吃一口飯，好好睡一夜覺，早晨送你回去，我也可以多給你點錢，做一天的錢發呵。

「不，不，我的家離橋寨還有二十里地哩，這離我家已有八十里路了。」

「你離家八十里路嗎？我們離家有一千八百八十里路呢！」無論如何，不能放他回去，除非是我真的妥協了這長途跋涉而返回林縣，除非我做一「國家民族的叛徒而返敵區，除非我把五年長久的戀完全忘掉，除非我永遠不想到黃河南岸去償還自己相思債，可以和他結伴向後轉。把所有的食物都給了他，也不顧得自己仍沒有吃飽，拉，起來看今日的宿營地多河走。」

一下午又走了四十里的山路，打發過去紀錄，如此長長的距離中沒有一個村子和一點人煙。高峯疊嶂遠到天際，前後左右縱橫盤互地，都是嵯峨亂山，除了山風不停地呼叫着，再沒有一點涼意。陽光在坎坷無邊的荒山上，也顯出了沒落的閒淡，隊伍有的走在前面，早看不見了影子，有的落在後面還差十來里路。今天的行軍已七零八落地不能整隊地走了。

我跟隨着四×軍的一個連長和連長在一起走，在這裏，除了我們幾個趕路的人沒有一件生物在喘氣。漸漸地，這曠野深山影子在心上顯出了一層深深的憂鬱和恐怖，下

由地想起古時荒山裏一些可怕的殘忍的傳奇……

「這山裏有很多的狼哪！」班長說了。

「趕不到多河，便宿在山頭狼洞里，或許和狼來場交手仗！」班長接着說。

我們便又加快了速度。走到一片山頭，三叉小路舖在腳前。

「怎麼走哇？」他倆認不清了路。伙子也認不清路，他咧着大嘴哼着小調了：

「太行山哪，太行山，

山接嶺哪，嶺接天……」

他的歌聲，更使我聽出了太行山的恐怖。看，三條小道差不多是向一個方向伸出的，伸到遠方，遠方沒有人烟，仍都是饒峻亂山。費勁地，在一條路上，尋出來好像用手杖觸過的四點印子，便決定碰命運地繼續走。

天一點一點黑下來。遠處的峯巒黑虎虎的，呈出獃獃姿態。四周空氣那麼沉重地壓着胸膛。山風涼涼使全身立起了汗毛。班長背着步槍在最前面領路，他走的非常快。可是終于，黑夜像隻巨手把山上僅餘的一些光亮都給抓碎了。

慶幸我們沒有走錯路，下了一個坡，有了一片房子，這是村子，這是多河。

找到我們的宿房，裏面的孩子們都在地下坐着靠着牆，那麼牛死不活地閉着眼。飯還沒有吃，隊長和隊附還都沒有來到。

到營部住的地方去見營長。他說營部也還有好幾個挑子沒有到，我們的隊長和隊附或和他們在一塊，不用焦急。

隊附壓着一個伙子來了，大夥把他圍起來問隊長的消息。

「他那個伙子真死人了，行李又重，在槐樹嶺我便走在他的前面了，他終會來的吧。」隊附那麼無力地回答我們。

吃不下飯。坐也坐不住，躺也躺不住。天知道，我們竟丟失了隊長呀！

最後決定，找老百姓借一盞紙燈籠，派幾個人到村外看看。

走出村子，一上坡，風便吼吼地咆哮着，幾乎要吹滅了我們這唯一的光亮。我們人驚醒到在坡上，在黑暗的山道上走出一里多路。天昏冥冥的沒有一顆星，荒山像巨獸一般想吞掉我們似地蹲在四周。突然，尖銳的狼嚎由山溝下傳上來，頭頂上蒼鷹在撲撲

亂飛！我們幾人緊縮在一起。那燈籠的光在抖索。

『白——除——長——』我們向着來的方向喊出了。

立刻一聲陰慘的回聲傳回來。

忽然對面有了脚步声，我們提高了燈籠一照，正是穿軍裝的一些人，急急跑過去！

『可是，天，那裏沒有我們的隊長，只有三個伙子和四個四×寫的弟兄，他們說：

『你們隊長還沒來吧？他在槐樹嶺這邊的一個山頭上休息，我們見到他哩。今天他不容易來到了吧？唉，這麼黑，真唬人！』

天塌下來，坍在我們的頭上！木然地站了半天，終於又：

『白——除——長——』有些嗚咽地喊了。

又只是一聲那麼陰慘的回音傳回來。

在燈籠的微光下，我見到一些那麼黯淡慘白的孩子臉。

狼又在叫了。

又迷失了伙子

夜沒睡好覺。兩邊的擁擠不能活動半公分！並且丟失了隊長的焦急，在心上像鐘的發條聲聲響了一夜。

他現在在甚麼地方？仍在趕路嗎？但愿他能同槐樹嶺去過宿。因為由槐樹嶺到這裏四十里路沒有一個人家呀！他曾在山頭上過夜嗎？那亂山，那尖厲的夜風，那蒼鷹，那野狼……地是沒有伴侶的，那挑伕會陪他過夜嗎？那伙子手中緊握着一根粗扁担哪，呵，那荒山，那深溝，那些值錢的貴重的行李，那沒有自衛能力的而不認識路的異鄉人，那窮極的不甘心的山西漢子……呵，可怕，一扁担打入深溝被浪濤撕裂是什麼滋味呵？也許不會的，天，可是他或會走迷了路，他或會碰上流散在山中的殘敵，他或會永遠不能來到了多河？……

他的臉在我眼前擺動着，翻轉着……我想起在家鄉時，他每天都是那麼活躍地快樂

地過日子，他田徑賽有名的選手，他會玩各種新型的技巧運動，他在水中矯健地飛快地游泳時，人們都在叫他做『小韋斯莫洛』，爲了南國戀的誘惑，他和我們一塊犧牲了家鄉一切，冒着危險跑到這裏來！他更有着駕銀翼翔翔高空的凌雲壯志，然而這壯志將意外地毀滅在這荒山之夜裏嗎？……

『不能入睡，寧靜下來爲他虔誠地祈禱了。』

天漸漸明亮， 遂迷惘惘地睡着了。可是便又被集合哨叫醒了。

副營長那報告丟掉了隊長。然而有命令在六日內趕到洛陽的部隊，是不能等一個人或同來找一個人的。

第四天的行軍行列，在我們的淚光閃閃下又擺在山前。

雨的高，增加了奇寒。風帶着砂粒向全身每一個竅孔襲擊，山路上—堵一堵地捲着灰土色的風旋。溫暖的長毛絨大衣殘忍地拋丟在家鄉哪，只好把身邊的一件破棉袍子穿在軍裝外面——「哈，四不像」的樣子！四天沒洗臉，四天沒好好吃東西，四天沒好好歇息一下。四天走了四百多里路，我快成了山上的妖怪！

乾糧都已吃完，沿路沒有賣的，我們這羣孩子想做乞丐都只能向冰冷的大石頭和冰冷的泥土祈求，因為除了大石頭和荒草再沒有別的東西可以叫我們嚼到呀！

風更大了，這身像浸在涼水中。這是一個危險的長距離的泅水，我們忍着饑餓，掙扎地，一直浮游到五十里外，始發現了慈悲的救生船——雙廟村。

雙廟是我們今天中午休息的地方。找到一個老百姓家，倒在他的炕上，頭在昏，心在痛，腿在疼痛地抽筋，腳跟麻木得骨頭都要粉碎……房主人給我喝了熱水，我拉著他：

「請你給些餅我們吃呵。」那好言直像低低地說還囑。

那好言，身軀和過來，嚼着新烙出的餅，那麼香，那麼甜。開始有了興趣和老實的話，他知道雙廟已歸晉長縣管，往南出去五里路便是河南省境了。呵，我們由河南出發，又回到了河南，整整轉了個大圈子。

今後，風不惡吼了。太陽露出來，給我們又注射了興奮劑。往河南進行啦，別了吧，出門！

隊伍仍是零散地走，我們跟行李挑子的仍丟在後面。多虧四×軍一位軍需長答應了陪我們慢走，一面走一面和他談話，忘掉許多行路苦。他由最近的抗戰局勢，談到四×軍的壯烈戰績，談到晉東南各戰場，談到山地作戰，談到黃河北岸的游擊隊，談到長途行軍，談到四敵人封鎖綫……過公路。

「我們一年裏要過五六次的：領幹部，領鎗械，領新兵……公路兩旁六、七里路都是日本兵和皇協軍駐防，公路修在山上，通到公路邊上的小山道在黑夜裏狹得像一條灰線。有一段狹路在白天是沒有人敢走的，因為看着旁邊那極深的山澗會頭暈得連不得步子；只，在晚上一個人緊跟着一個人小心翼翼地過，有時馬匹跌下去，連連連到底的屍首都看不見，在那地方可別被敵人發現，否則跌下去可不是玩的，準成了骨肉泥。去年我們有好幾次好不容易摸到了公路上，被敵人發覺啦，在那機關鎗子彈筒的連聲響下，我們只好再摸回去，也有時候前面已跨過了公路，後一半被截住，你說帶勁不帶勁？好在後半夜公路上崗哨都換成皇協軍，多少他們還有些人心眼兒，給他們些買路錢也不時常出禍的……」軍需長叨叨地講着，他比那天銀河敘說得更逼真更生動，可是落在我

們心上的恐怖黑影也又加深了許多。

「皇協軍的軍官因為老有隊伍過公路，倒有了好收入呢？」我問着。

「你說那買路的幾百塊錢，皇協軍的軍官要嗎？哼！那錢只不過是他們的戰利品，皇協軍的軍官，皇協軍一個連長階級的大官兒每天要吃三百多塊錢的白面兒，肉兒，魚兒！他們做什麼上那錢？不夠他們過三天應用的哩……平日他們可以想盡方法括搜民財，可以在青天白日搶掠，搶掠，做土匪，他們有多少錢你可以想到了。」軍需長忿忿地回答着。

「可憐，可咒，可怕的皇協軍！」

談話停止了，立刻又發出行路的吃方。軍需長指着前方：

「到前面下了坡，就滿是山谷平地了。」

臉上湧出微笑。我確想走一段平坦的路了哇。

「噫，先別笑呢！你知道前面我們下的是甚麼坡嗎？嘿，有名的十五里坡呀！一勁地下，一氣兒就下十五里路，下那個坡就得把腿累折斷似的。」軍需長的話又給我臉上一

登上層憂鬱。

是的，我們登上槐樹嶺不斷地往高處拔，離開地面已很高了。甚麼時候纔能出去這密匝匝的山叢哪！

漸漸，路愈斜下去的角度越利害了，我們開始下十五里坡。走在前面的人，由上看就像是許多兒童的小木偶玩具在擺動，恰和爬槐樹嶺的情景成個對照，恨不得一躍身迅速滾滾到坡底。那麼緩慢地，謹慎地，而提心吊膽地往下一步一步地邁哇！一頓一頓的，頓的腰部和胯部一陣一陣地疼，最後頓的頭一陣一陣地發暈，金色的星花紛亂地在眼前翻轉了……

在夕陽還遍在山谷時，我們下了十五里坡。

山谷中無數小溪流，正漾着婉美的旋渦，夕陽閃爍下呈出那麼嬌柔的透明的玫瑰色，一些小蝌蚪在活潑地游泳。噓了一口長氣，像吐出了無限的疲煩，我倒臥在一泓涓涓涓涓水旁。

『噫，小蝌蚪是專門消心火的藥，咱們吃些吧！』李強拿磁杯給我打了一碗水。我

看着裏面活潑的小黑動物，不習慣地將大口吞下去，涼沁沁地使焦灼的心清快好多。軍需長告訴我們沿着山谷中的河灘走，便可以一直到今天的宿營地——孤山，便走了。我在溪水中洗了洗四天來沒洗過的臉，又躺在水邊閣上眼睛。水在耳邊嘩嘩地響。若在平时，這溪灘幽美的春季旅行佳境呵！可是現在我們是些靜觀的小妖怪呀。

水面的玫瑰色漸變成團紫，我們爬起來。

「真是磨鍊青年哪！我們一路上，上山累的背疼，下山頓的腰疼，走進山谷平地又似這坎坷凸凹的石頭子兒豈的脚掌疼！」宋暢向我笑着張苦笑臉。

呵，谷中滿鋪着各色各樣的石頭子兒：圓的、方的、三稜角的、扁碎的、有着好幾種各樣形狀；白的、黃的、青的、紫的、花的、有着可愛的各種色彩！然而它們密密地排在那兒，鋪地壓着我們的腳，却是一種殘酷的苦刑。

天完全黑了，我們到了孤山。宿房仍是一所小破樓。上樓，靠一軟梯子，對混身氣力都已被抽空的我們，還要來享受今天這最後一次的宰割啊！天知道，今天走了一百二十里！

正坐在樓上地面上，和一羣孩子圍着昏暗的燈，拿出小刀子削自己腳上的泡，塗上些煤油。

隊附在樓下喊叫快吃飯，我不想動彈，寧願挨一頓餓。

『聽，你不管也得叫隊附那個伙子吃呀！下來吧！可憐的小夥子！』隊附的提醒，使我無可奈何地像個坐身不遂的病患老頭，攪雜到樓下。

到隊附那領了一斤小米，找到一堆柴點着火，燒小米粥，一面和坐在旁邊的伙子說着話，我很感激他送了我這一程。他有着一張誠實的鄉下人的臉，最後他那張厚厚的嘴張開：

『明天，我還接着送你吧，看這深谷下哪有人家出差啊？』紅光閃亮了他那黧黑的臉，我望着他快感動得流下淚來，我遲住了他的粗大的手，真喜悅得想在他的面頰上吻一下。

我倆一塊高興地吃完了粥，我與營長討論白隊長仍未歸來的問題，他留在那燒開水，等我。

營長仍不能答應爲一個人而就誤全證一天的重要行程。沮喪地踱回來，想起那誠懇的感實的伙子，心中微有些欣慰，便去找他去歇息。遙遠地，看見那柴堆上仍冒着紅火苗，想那傢伙一定是在快樂地喝熱水。

走過去，立刻，我被嚇呆了！那裏沒有一個人影子！

天，天又塌下來，塌在我的頭上！一點不含糊地，他是狡猾地跑脫了，

趕快報告隊附，兩個人相噓了半天，沒有一個人答應。我們又逃失了伙子呀！

我們又逃失了伙子呀！

突來的刺激，使我有些支持不住地倒下去……朦朧中我聽到隊附在深深地太息。

狠心地不自然地展開了我的棉被

伙伴們都已起來攜行李。我跑到營長那裏哀求替我們找伙子。

最後找到了一匹馬。馬主人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。那馬非常不馴良，往它身上下

放東西，它便四蹄亂飛，連那孩子都管不住它。

直到部隊又已開走了半個鐘頭，我們才弄好那匹馬。心裏真覺得輕鬆，在馬後面吹着得薰的叮嚀走在山谷中。胡陽染在西邊的山巒上，藥在涓涓小溪上，藥在我們每一個孩子的腮上。並且，山谷之晨是散溢着淡淡的幽香啊。

可是又該上皮了。

到在坡上一位老婦人家，她答應給我們煮早粥，並且還有菜——炒乾豆角。這個村子已歸河南省博愛縣份了。我們本可以由家鄉搭上平漢鐵路的特別快車到新鄉，換道清鐵路火車一直到這博愛縣（清化）的呀！敵人却搶去了這寶貴的交通線，叫我們來受這洋罪，而不可避免地，我們還得過那險惡的晉博公路。鬼子！不共戴天深仇的強盜們啊！

太陽升高，是個大晴天，我們又在熱薰薰的山叢中轉了。翻過四五個大山頭，仍是走不出這寂寞的荒山。可是，斷續地，由西南方遙遠地往這邊響着打鎗聲！我們的行進已距離得敵人和協軍的防地越來越近了。

中午，到在小堤村。部隊在西小堤休息，我們幾人在東小堤吃飯。這村子還不小，

飯舖裏東西也多。又買了雞、鴨、綠豆丸子吃。正吃時興高采烈，突然我身邊的伙伴們一聲狂叫都站起來！我一抬頭：

天！白隊長！

不是在做夢吧？一點不含忽地，正白隊長哪！他那麼熱烈地抱住了我們！

顧不得吃雞蛋，趕緊拉住他們問個明白！我們都歡喜得閉不上嘴。

「你們知道嗎？我真太慘了，可是我又太幸運啦，我竟會追上了你們哪！」白隊長坐下來，開始訴他的遭遇。

「當前天我趕槐樹嶺時，已是下午四點鐘。我顧不得吃飯喝水，只希望夜裏能趕到多河。於是，我安慰着伙子一同趕路。一路上，我又請求他，又恐嚇他，真怕他果真翻了臉可沒一點辦法。我憑着自己性格還好，硬拚命地在荒山上邁大步，幾乎跑，可是那伙子終不吃不消了：他流汗、喘氣、咳嗽，最後他把行李一放，倒在地上，鮮紅的血由他嘴裏吐出來……」

「立時，我哭出來了。天！我已陷在絕境中，伙子在地上抽搐着，淚珠由他眼眶裏

往外滾，裹腳下，掛在他旁邊的袖和汚沾在山路上的血淚，垂出那麼一種可怕的黑紫色；我扶起了他，我覺得，我幫了他，我向他睜着一眼求恕的眼。

「後來，我幫了他三十塊錢打發他回去；我還要：他的扁担和繩子，自己纏起來。一拐一拐地，那伙子的背影消失了，天也更漸灰暗起來，於是，在那傍晚的荒山上只有我獨自，簡直像孤鬼似地担着行李上路。幾次，我辨不清了路，困難地找 人們走過的路，最後竟糊塗地成了漫無目的，對面已尋不着甚麼，我停住了，我怕滾到溪溝或是走錯了路。

「一個人也沒有，我後悔不該叫那伙子陪我一夜再回去。孤單、焦急、痛苦、恐怖、我幾次想撞死在那大石頭上！可是我仍想見見你們哪，我彷彿聽見了你們輕輕地，輕輕地說着五年來的相思，我興奮起來，爲了我們五年長久的富饒，我不能那樣怯弱，我打開背包舖在山路上，預備睡一夜。

「可是，開始終睡不著：我在叫了，蒼鷹在頭頂上亂拍翅膀，我快成了真的鬼！在深山裏夜風的急急急中，我已不知道了自己的存在。

「上帝在保佑我，還沒有來抓我，狼沒來吃我，山風沒凍僵我，它怕沒唬死我，我又重新看見了第二天的朝陽。你們想我有多高興，打好背包提起行李便跑了。跑到多河見了保甲長，說你們已回這個多麼好。我不曉得你們往那兒去了，我只記得在牀上時有人說過：『這裏在玄壇廟邊公路，我便又重新找到一個又高又大的樹，摸起行李奔向玄壇廟。』」

「昨天夜裏跑到了玄壇廟，見着許多隊伍，就是找不到五×軍，才知道這次咱們並不預備由玄壇廟過公路。我找到二×軍總部，找到第十×支隊總部，我只好請他們以後代我過公路。後來他們告訴我四×軍或者這次從小堤過公路，我便又在今晨天亮前趕向小堤來。啊！當我由山那邊看到這邊正走着一長列灰色兵士時，我歡喜得立刻要飛過來……」

「天啊，我終於也到了小堤，我終於又抱住了你們哪！」白隊長緊握着我們的手，說了這個驚人心魄的短故事。可歌可頌的國家呀！我們相顧地歡着，心裏開放了喜悅的花。

吃了非常多的東西，笑聲圍着飯桌不住地響，我們將幾日來的積鬱彷彿都丟了。

吃完飯，到在西小堤。隊伍正騎在一個平坦的廣場上休息。

像一陣旋風驟來，立刻傳遍了我們中間每一個人……『今天晚上就要闖公路！』我們希望明天再過公路，今夜可以稍微睡個好覺。可是我們絕望了。

營長來召集我們講話：叫我們準備闖公路，再不可丟掉一個人，可能範圍內將自己的行李能自己帶着，免得敵人和皇協軍一打鎗，伏子便會丟下東西亂跑的。

望着廣場樹蔭下，正滾着的一堆行李，我驟然了。一條厚棉被，一個皮箱子，兩個背包——這是我全部的財產。我如何能背這麼多玩意兒。

再繞着找伏子，那真比上天還難。誰不知道闖公路是玩命的勾當？既是找好了伏子，到時候他給你一丟，更是倒楣呀！最後大夥在山窮水盡的狼狽中，想起了妙策——賣東西！

部隊下令上馬了。我們乃守着一大堆行李發愣！老百姓們開始拿出花花綠綠的鈔票來挑選東西。我狠心地，不自然地，展開了我的棉被：

「我不要了，那個老郎婆？」

天！線哩樣的被面，白絨布的被裏，在一些人的爭奪中，以他們給的最高代價——二十五元，買掉了。雙手將棉被捧出時，那麼戀戀不捨地揉着它，那是軟軟的，厚厚的，那是嶄新的，可愛的，而那是在家鄉臨行前夕，自己的慈母特別親自以祝福的心情縫綴成的呀！

棉被的新主人抱着棉被得意地笑了。我望着剩下的東西，確顯着少了許多，已能自已帶着走了，使也那麼白痴似地笑起來。

黃昏，我們到在張木光。這村子是和敵人最近的交界了。

給不幸的人們在奏送葬曲

打開背包，把皮箱中的東西通通拿出來，東西重新緊緊地打在背包中，剩下一個空箱子，預備提着手，萬一緊急時只丟個空箱子。又穿上一雙厚襪子，用繩子將鞋捆住，

落得中途脫落了鞋沒有時間穿。

集合哨響了，所有的人都集合在一個角落。夜，由四方撒下了黑色網。

「不要咳嗽，不要抽煙捲，講話時聲音要特別低，無論如何不要失掉聯絡。」營長在出發前，最後訓了話。

啊，真的就要開公路嗎？背包已增加了重量，腳在白天已走了八十里路，而且那要一慣不習慣的情緒在週身每一個細胞裏顫動，滋長着啊。

宋強提着我的空箱子在我後面，前面是那個強壯的孩子——黎文。我睜大眼睛，盯着黎文向前交腿：他的腿一快我也一快，他的腿一慢我也一慢；他的腳往前一抬我便往上一抬，他的腳往下，頭我便往下，頭，他不慎地跌了一交，我便加倍地小心地跨過他跌交的地方。

一開始我們完全是下坡，是坎坷不平的石頭路。多虧手杖可以試出地面凹下多深。手杖接觸地面的輕響也被禁止了。由前面，一人一人那裏輕輕地傳過來。

「一律把棍拋掉，往後傳！」

根據着自己走了幾百里路的手仗，那麼難捨難分地棄掉了。

心中只是渴，決計，公路邊，快跨過了公路，決出了敵區。

到了坡底，進入深谷。兩邊的山壁筆直地兀立着。

前面不走了，想是要過路了吧？前面的人都坐下休息，我們便也坐在路旁。

一往後傳，要特別小心，兩邊山上都是敵人，他們一打槍就糟了。『前面傳過來，我又按着原路傳到後面去。』

休息了有三分鐘，繼續前進。突然，由遙遠的四方犬吠聲響啦。那汪汪的叫聲在這深谷裏陰森地發着回音。一陣迫急一陣疏落的犬吠，使我們的心也一陣緊張，一陣鬆弛。

山谷裏仍有許多大小溪。白天我們在那擺在水面上的石頭塊上踏過是有趣的，可是這變黑前天，再也看不清。見是石塊哪兒是水，於是摸黑摸通地，腳陷在水中，森涼立刻竄到頭頂。前面又不走了，我們停在一條大溪旁。那水滔滔地流着，我們却放了心，因着那激流的聲響會使敵人聽不到我們的聲息。前面傳過來：

「上了前面的山就是公路了，往後傳。」

還要上山呵。我看到了橫在面前黑黝黝的山巒：在那上面有着敵人的碉堡，有着土匪的化身。真凶，有着我們必須在今夜開過的晉歸公路。

走過了一段崎嶇的路程，也就是更接近了一段勝利的前途。我安慰着自己，像增加了無限勇氣。

隊伍上路了。走到山脚下又坐下休息。「唉——唉——」立刻兩個字跳到腦中——「危險」！這聲不斷地，一聲遍一聲地由山頂上響起來，在這寂靜的深夜，子彈在空中穿行的咬流咬流聲也到了。

「沒有事，判斷打槍的方向並不是衝着這來的。現在還不到十二點，十二時後敵人在公路上的步哨便去睡覺，由皇崗軍站崗了，那時我們才能過去。」前面傳過話來。

這次休息的時間頗長。大夥都睡熟了，從早晨五時到現在沒有停止過開步走哇。我的眼睛的兩張上下眼皮老想往一塊跑。身邊的孩子有的竟打出噁聲，當然他們又立刻被別的孩子打醒過來。因為這兒是絕對不許出沒用的聲音哪。

開始上山了。路相當陡，可是我們老嫌前面走的太慢。心，像在半空中，沒有着落地搖擺着。

「要過村了，特別小心，村中住的滿是敵人和皇協軍，往後傳！」

于是，我們都抬高邁大了脚步，屏止着呼吸，做賊的姿態在表演了。我們從村中小巷穿過來，旁邊的住房黑黢黢的閉着門，也有幾處由窗子那仍往外散溢着燈光。風在樹梢上打着呼哨，我們的沙沙脚步聲幾乎聽得聽不見。然而這也不是絕對保險的，我們便這麼「不保險」地穿過了三個密連的小村子。

停下來 在我們後面的五連弟兄和伙子都調到前面去，隊伍是去佈置，我們知道了在一分鐘內我們將要過公路。

走上山脊，一抬頭，一條那麼亮長型鏡子一般的公路橫在面前。三步二步跨過去，深刻地印在腦中的，是在公路：站崗的兩個皇協軍：戴着敵兵一樣的尖軍帽，挺着胸脯，拿着上刺刀的步槍，那黑影子簡直像兩個兇醜的猙獰的小鬼卒！天，我們真像在這荒山背後還險惡的路呵。

過公路，急轉下坡。對面山頭上，鎗聲突然密起來，且有了輕機鎗的嗒嗒聲。我正嫌前面走的慢，前面突然又停住了：

「往後傳，一律臥倒！」

大夥都躺在地下。隔着一條山溝，對面山頭上鎗聲清脆地響着。我四週一望，發現了集聚在這兒的隊伍少了許多。也顧不得向誰打聽，只盼望快點離開這，我不明白爲甚麼停止在這距離公路如此近的危險區。

前面站起來了。可又意外地調回了方向，向原來時的原路走上去。

是有了甚麼敵情嗎？是今夜不能下山，而再返回張木光嗎？是……我什麼都不明白。結果，是往回走了不久沒有走到公路邊，又在另一個山坡路往下走去。這時，我纔明白我們方才走錯了路，並且我開始知道了：我們竟可怕地與部隊失掉了聯絡。走在前面的僅是少數幾個人，帶着給養弟兄，那些其餘的都是伙子，而他們帶的是扁担不是鎗。

我們停在一塊山頭。一個人由前面往後一壁走一壁輕輕地問我們：

「諸位同志，我們已和前面的部隊失掉了聯絡，可是都不要驚慌，我們仍可以籌策

着路子走。『我發現了他第五連的連附。』

『可是，天 誰能不驚慌呢？剩下了寥寥的武力，和一點伙子，我們已經迷了路，我們往那裏走呢？這滿天遍地都是敵人和皇協軍，這山路又那麼錯綜地分岔叉子，也許我們會誤走入敵人的圈套，也許我們將踏上了他們埋下的地雷。……』

於是，我們開始了五天來最遲緩的行進。走一里半里便須停住，等連附選好了道路再繼續走。我們找不到部隊經過留下的路標，我們找不到一個嚮導，我們這麼慢慢地極端危險地在這黑匝匝的山環中轉不出去。

『往後傳，現在我們找到一個嚮導了。』前面傳過來，我歡喜地傳到後面去。感謝天，這時候還有老百姓在山上嗎？神在玄妙地佑護我們哪！

速度加快了。可是我們走在一條那麼狹窄的小路上。右邊是叢石亂草，左邊便是黑洞洞的山洞。我想這該到了軍需長說過的那段地帶。大夥都緊靠着右邊走，於是連續不斷地有人摔倒在叢草亂石中，然而那終比摔下左邊的深澗強的多。這時我們的行列頗形混亂，因為有一個跌倒，後面就得停止了前進，爬起來後就得趕快跑兩步，我的前面

已不是黎文，後面也不是宋強，一些行李箱子在這時候滾到左邊山澗下去……突然，我一條腿落了空，一滑，滑下了小路！

一萬個沒想到，我沒有滑下去，當時我已要喊出聲來，可是我的雙手竟會意外地攀住了一根樹枝！渾身淌下了涔涔冷汗……這麼玄妙的安排呀！假如再錯過半秒鐘的時間，我的腿便會錯過了方才滑下來的地方，而不碰到那棵救了命的樹呀！白隊長在後面站着，我急開一隻手叫他拉着，硬又拉到小路上。

小路走盡了，走到一片荒草叢。那草有一尺多高，我們從上面踏過去。

走，走，不停地走，在這沉沉的黑夜裏，忘了飢渴，忘了疲乏，只有一線盼望——快走出這要命的山層。

走了有兩個多鐘頭，我們竟又第二次地到了方才踏過的那片荒草叢。立刻，全身的毛孔都豎起來——一絲不含糊地，我們走迷了路，我又繞了一個大圈子繞到了原地方！這時，行列更混亂了，已不能單人一行，都爭前恐後地向前面看個究竟，

我們看見連附和三個弟兄在審問那個嚮導：

「你這漢奸！你真地甘心結敵人做孫子來害這麼多的中國同胞嗎？」

我們這纔明白了一切：范見的那個嚮導原來是個漢奸，他成心領着我們圍着這草叢轉，轉到天亮，我們便沒有了半點辦法，只有做皇協軍獻給敵人的禮品，好一個毒狠的傢伙，爲了一個人的物質獲得，便要斷送了這一羣祖國的棟樑男兒哪！我們要氣爆炸了肺！

一會兒，漢奸被打入了山洞；然而我們更沒有了方法前進。

天已經快亮了。可是，我們除了等到天亮，等着敵人來，還能怎麼做呢？

有的人們絕望地倒在草叢裏，聽天由命地睡去了。我仰頭觀天，天上飛來了爸媽的臉，兄弟的臉，姊妹的臉，相愛的男女孩子的臉，和一切熟悉人的臉……那些臉都巴巴地瞧着我，我要告訴他們，我將無聲地犧牲在這裏，我竟連看一眼黃河流水命運都沒有，我不甘心，我要喊……可是那些臉在天上一翻閃，甚麼都沒有了。

我鎮靜下來。靜聽着耳邊伙伴們的太息，隨着太息一聲聲淒語低訴着：

「離開家鄉時爲甚麼不寫篇遺書啊……」

『啊，明天此時將走上真正塗山背後的險惡路哇……』

『受了多少年月的鬼子壓迫，結果仍要毀滅在鬼子手中啊……』

『自由的，美麗的幸福的南國，人間的天堂，五年來唯一的戀人，我們不能看到你的面龐嗎……』

『真的，走不出山，過不了黃河，償還不了這五年長久的相思債嗎……』
『……』

淒涼的風起了，那陰慘的嗚咽聲，正像給這羣不幸的人們在奏送葬曲。

『同志，出了敵區嗎？』

靜默中，狗吠聲又響了。

『諸位同志，現在我決定向着狗叫的村子走去，或許能找到一線生機，或許那村子不是敵人所居……你們？』連附說了。

『我們也要隨您走，我們不在這等死。』我們一齊回答。

客察好了道路，繞出了重圍，聽着犬吠聲；於是我們向着最危險的村子撲去了。

越走路越低，我們想這路或原來就是對的。犬吠聲更響亮了，顯然已迫近了村子，淺簇高樹掩蔽下一片房屋，出現在我們面前。

『往後停，靜肅，迅速！』

做賊的姿態又演出了。狗就在近近地汪汪着，這村子中的人早該被叫醒；我們看不到動靜，可是我們更怕中了埋伏。果然：

『別動，你們是哪一部份？』猛古丁地，由一棵大樹身後竄出幾個黑影子。

沒有回答。

『嘿，啞吧嗎？你們是哪裏下來的土匪？！』那些黑影子暴戾地叫了。

天！一切都完了，我們碰見了要命鬼！皇協軍是拿抗日國軍做土匪捉的，我們碰上了皇協軍！

立刻，大隊急轉向右方麥田中奔去。于是一丟東西的，其父的，還有一會等要命鬼

開了鎗而死亡的……

是的，死之神已展開了巨翼，將抓去了我們的生命！是的，一切都完了，只有等身後的子彈飛來。

可是，他們仍未開鎗。

「回來，你們到底是哪一部份？你們想想你們能逃的脫嗎？」身後又大叫了。
我們停住了，連附帶隊折回頭：

「都是自己人，弟兄識交的借給一條路，我們是四×軍！」

「快回來吧，弟兄們，我們是你們的劉營長派來接你們的。我們是十×支隊。」
甚麼？甚麼？十×支隊來啦？！國軍哪！！

「十×支隊——十×支隊——十×支隊——」那聲音在靈魂的深處那麼洪亮有力地震響盪盪！立刻，急烈的感情變幻（那是生死之間的變幻呵）產出了兩顆淚珠，猛地掉出眼眶外……

連附回來和那些人握了手：

「叫你們久候了。」

「不，太對不住你們。叫你們虛驚！因為一個鐘頭前這個村子剛被皇協軍搶掠一光，所以我們怕是皇協軍下山來。劉營長已經到前面紫陵鎮去休息了，咱們快走，好吧？」那些人向我們做了解釋。

感謝掛念我們的劉營長，感謝來接我們的十×支隊的弟兄們！

天哪，我們終於糊里糊塗地下了太行山！

沿着一條平路前進了。那路是那麼平坦，閉上眼睛走也沒有關係。我們已飛脫了那羣山的囚籠，前面滿是平原了，小鳥一般地愉快呀！天漸漸亮了，破曉時的空氣是那麼清逸，爽朗，路兩旁的麥田散溢出春天的幽香……睜開眼，往身後瞅見了連綿的山，像做了一夜噩夢，醒來了。

可是我們還沒有走出敵區。一面走着，一面問四×軍的副官：

「同志，出了敵區嗎？」

「沒有哩！」他回答我。

走兩步，又：

「同志，出了敵區嗎？」因為我又覺出了混身的骨殼都要碎懈了。

太陽升起了。前面走來提着一羣提手鎗的便衣同志，我們知道了他們是十×支隊的游擊隊員，我們更知道了我們現在已來到了自己佔領的地域，這地方是我們自由中國的地方哪。放掉寬心，我倒在麥地上立刻呼呼地睡着了。

一覺醒來，已是正午時分。

隊伍早沒影了。我到村子裏找到一匹馬，和馬夫一塊吃了飯，便往紫陵走去。從此，我們的長行軍行進在可愛的大平原上！從此，我們的長行軍換掉了風味。

一路上都是初春的原野，陽光熾爛灑了滿地。許多小孩子在嘻嘻地抖空竹，滾鐵環。老太太們在門口一面晒太陽，一面做針線。一些女孩子在池畔洗衣服，而她們那清脆的銀鈴般的笑聲，搖蕩了我六日來懸在心上的愜鬱。

幾個天真的小姑娘在依着樹賣吃的東西。立刻，放在她們膝前的一盆荸薺，那溫柔的嬌滴滴的透明紫色，滿住了我的目光。我買了三斤，分給馬夫一半，自己便一個一個

地往嘴裏送，那寒涼涼的甜甜的汁子，像喝着一小杯一小杯的蜜酒。丫丫子的腳在踏踏地奏着節拍，我在肩背上搖晃着頭，吹着俏皮的滑稽的口哨，很快地到了紫陵鎮。

五年相思債清償在今朝

我們的行列，整齊地，長蛇似地拉開了。我們在晨風翩翩中走向了黃河岸。

晴朗的，沒有一絲雲，純淨的藍色天幕下，黃河展在了眼前。呵，美麗的，莊嚴的黃河呵：一隻隻雪白巨帆在無數條流動的銀練子上飄蕩着，相映出那麼鮮明奪目的色彩，一簇樹叢在兩岸更微妙地抹出了翡翠綠色，那是漢光武的古塚；透明的淡淡葡萄色的山，在這畫面上做着更綺麗的遠景。

越走，離河岸越近了。河水嘩嘩地響，像在奏歡慶曲。河畔廣場上，毗連地，一個一個的帳篷支撐着，做了臨時的商埠。五光十色的貨物陳列着，使我們這些看荒山亂石看麻木了的人，真有些看得新鮮眩目，更覺出無限人間的溫暖和熱情。逛市場似地，我

們一面觀着光；一面喜歡得要瘋狂似地吃遍了河畔上所有的可吃的東西：糝子，糖堆，涼粉、甜酒、雞蛋、棗粥、醬肉、香腸、黃河鯉魚、麵條……

晌午，黃河在強烈的光芒下，高昂地伸展着它那粗巨的膀臂。水浪漸大，洶湧地起伏，正像堅實的雄糾糾的大塊肌肉。使我們想起中華民族已英勇地倔強地挺立起來，在亞細亞伸着強有力的臂了呀！

大船，帶我們到了河心，看吧，這奔騰豪放的水勢，聽吧，這洶湧澎湃的濤音！黃河、這雄踞華夏，這滔滔萬里，這永遠代表着黃帝子孫永恆生命的長流啊！我們引吭高歌黃河頌了。

在激昂嘹亮的合唱中，我們踏上了黃河南岸。

天哪，一點不含糊地，我們已踏上了黃河南岸。

我們開始像小鳥，任意在天空高飛，飛吧，飛向長安，飛向成都，飛向重慶，飛向昆明……飛向南國，飛向南國，飛向南國……

我們開始被人家說着：

「孩子，看你們一個一個的那快活樣兒，有了甚麼甜密的喜事吧，哼，小傢伙們，瞧你們那一張一張戀愛成功得意洋洋的臉……」

我們不約而同地，張開傻傻的大嘴，拚命地唱出來：

『五年相思』，

清償在今朝！

清償在今朝，

五年相思債！

……………

後記

民國廿六年天津後，我有過一種奢想！我和自己說：

『假如有一天我能到了南方，我一定先寫一篇東西，題目叫做想思偵』。一

那時，我已開始對南方有着濃烈的相思了。那時，我祇有十四歲。

可是民國二十九年，我纔能離開天津到了河南。三十年纔有機會渡黃河。然後又奔波往返黃河南北岸，踴躍作戰于太行山。三十一年脫下軍裝，纔開始南下飄流在西安，成都，重慶，昆明……直到今天。但是，「相思偵」脫稿却早在民國三十年，較我寫的「一顆永恆的星」「鬼城記」兩本書都還早些。而脫稿的地方不是平靜的後方，却是在太行山上，那時是我第三次由洛陽渡黃河北上，白天作戰，夜裏在豆大的油燈下完成的。

假如，「時雨」使我在寫作上已有了點進步，那麼，這篇「相思債」——三年前的習作，一定無疑是最糟的東西了。

說是小說不是小說，說是報告，不是報告，這僅是點雜亂的行軍日記

這是最糟的一篇，我確實這麼想。可是我也大膽地把它付印了。原因呢，是爲了幾年內太行山上的風雲變幻莫測，一切一切都變得太快了：例如，那時我們的長官——廬××將軍，如今已經做了敵人的俘虜，並且據說投了敵，林縣竟一而再再而三地失而復得，得而復失，和我們一同渡河的野戰補充營的全營官兵，都又在晉博公路浴血抗敵而全部殉國，我們那些一塊患相思症的小伙伴呢，現在都變成小孩子，有的到印度去尋那更遠的南國夢，有的在這一塊安靜地讀着書，也有的發現了南國並不是理想的樂土，重又恥恥地返回北方去做順民，也有的因爲南國實在太使人陶醉，便使他們麻木不仁地墮落下去，在紅燈綠酒歌舞昇平中鬼混起來……

我自己呢，在南國浪游也快有了三年，三年內許多和抗戰脫軌的人物與事件在我眼前開來關去，使我那曾被五年慾之火燃燒的心，不由地冷冰下去，可是，每當想到，當

年苦苦地想南國的情況，想起冒盡艱險到南國來的情况，又不由地興奮起來，給予生命無限鼓舞力量，我會堅決地握握拳頭，說：

『這不正是南國嗎？是的。我應該在這裏好好生活下去。』

卅三年五月十三日夜渝望山

再版出書：

短篇小說 王藍著

一顆永恆的星

報告文學 王藍著

鬼城記

出版者 紅藍出版
總經理 文信書局

說小篇長 版出即

町 銀

著 藍 王

社版出藍紅 者版出

相 思 債

著者 王 藍

出版者 紅 藍 出版社

總經售 文 信 書 局

重慶保安路一七〇號

印刷者 中央書報社

實 價 每 冊 二 十 五 元

● 不 准 翻 印 ●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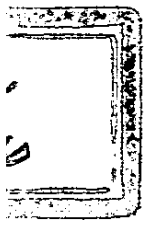
渝 (一) 1 — 3000

P2

10/10/14

18

10/10/14



10/10/14

10/10/14